

△日兵營極力佈置軍事
(本報今晨九時天津專電)日軍決俟國聯調查團離開東北後、即佔領山海關、
(北平九日電)駐榆關日兵營連日戒備甚嚴、極力佈置軍事、兵營砲位、除少數向車站外、大部向榆關城內、
(又電)榆關日軍要求在榆關內八十里內、自由剿滅義軍、請何柱國簽字、何已拒絕、謂榆關內八十里、乃該軍防區、如日軍欲在此區內剿匪、須先得華軍長官簽字、否則危及華民生命財產、日須負責、日軍尚未答覆、榆關每晚八時起戒嚴、翌晨六時解嚴、入夜常有槍聲、係日人希圖擾亂地方詭計、

在星浦黑石礁養病

(大連九日電)在星浦黑石礁別莊養病中之于冲漢、對記者謂、余之舊疾神經病、自民國十六年以來、每年自春至夏必發、故來此別莊、今年係四月一日來此、現已治愈、將往奉天就事、中國南方傳余被暗殺、實則依然生存、可請勿念云云、

鳴斌、（湖南人）在某機關供職、有戚陶妙善（年二十八歲）來京謀事、偕妻陶王氏、在范宅居住、陶賦閒已久、經濟艱窘、陶王氏以丈夫、寄人籬下、不能仰事俯蓄、時抱悲觀、因此夫妻之間、時起勃谿、前晚陶與其妻又爭吵甚烈、陶王氏一時氣憤、乘人不備、私自出外、不知何往、陶妙善以妻嫌貧慕富、決即置之度外、不願尋訪、惟鳴斌以休戚相關、不忍漠視、當即具名向首都警察廳請求查訪陶王氏踪跡、以免流落云、

京市救濟院日前發生伙夫強姦三幼女案、頗屬駭人聽聞、其情形曾略誌本報、緣該院除收容妓婢插入所生班外、尙收養一班貧苦節婦甚夥、伊等子女、亦多相隨度日、而境况貧窶、難受教育、亦人間可憐蟲也、該院有燒老虎灶之趙寶瑞者、山東人、年近而立、見女等天真爛漫、不禁淫慾衝動、時常調戲、百般引誘、有女子楊秀英者年方十五歲、姿容尤稱綺麗、某日前往趙處冲水、詎趙趁四顧無人之際、即將房門關閉、將秀英抱上臥床、強行姦污、繼又有何毛氏之女、年十四歲、及另一幼女、年十三歲、亦爲趙將褲子褪下、更疊姦淫、事後略給錢鈔、復用種種言語向女恐嚇、迫女此事不可在外聲張、迨後何毛氏之母、察得伊女舉動有異、大起疑竇、乃嚴加追詢、始悉爲趙所姦、乃赴該院管理組報告、請求查究、當由管理主任傳訊、女等三人、供如前情、復質之趙寶瑞、竟直供不諱、略稱、乃女等願意、且已有數次云云、該院本擬送往法院法辦、適更易院長、爲顏面計、嚴守秘密、將趙寶瑞貶赴巴斗山游民習藝所罰作苦工、此事始暫告一段落、如趙某者、惟知逞其淫慾、蹂躪幼女、真禽獸不若也、

解决乎

(倘然)

回憶我國郵政，數十年來，即操於外人之手，國人惟有感額疾首，而莫可如何。逮其後收回自主，國人方喜郵權歸我，邦國今後之文化，舒暢有道，人民之生機事業，可望急轉，乃不期郵資一再加價，猶恐不殆，此真非國人之所能逆料者。夫郵政之設，絕非專重營利之機關可比，其關係於國家與人民者至鉅，舉凡人民之生計教育政治及宗教等，無一不首賴郵政之推行，始得曲盡其能事，至若中外古今文化思想之傳授，社會風俗之日新，更以近代郵政之日臻完美，而促成人類事業長足之進步，足見郵政乃人民生機事業之關鍵，文化思潮之命脈，實不可以須臾離者，

介紹國醫張友之

介紹俛患病者現有所問津焉
吉珊夏光宇樓桐孫史維煥吳大鈞李鼎蔡勳
每日上午八時開診下午五時止逾時出診急症

子
西院
人
人
理
髮
館

城大
中界世
影電產國
本二
虎伯唐

院	戲	化	美
戲	日	日	十
陸錦章趙家樓	苗鑫茹罵楊廣	何玉鳳回審	吳翠云宇宙瘋
戲	夜	日	十
陸樹田探母	苗鑫茹四郎	何玉鳳跑城	吳翠云起解

傳龍群外世

幕賓一聽東家的語意，分明知道他是怕事，但是果然不去上任，有意閃避，這罪更大了。有人建議，家眷可以悄悄的回南昌，只太守獨上任去。有人說道，還是行不得，不帶家眷，倒不要緊，帶了家眷又退回去，那是在上的先搖動人心了。全太守怕雖怕，究竟是個書呆子，把名節二字看得極重，最後還是決定了上任，只是把船艚上的官銜旗子卸下來，以免引動人的耳目。船上內自太太外至差役，都不免垂頭喪氣，全太守却只是在艙裏踱來踱去。背了兩隻手，閉着眼睛，搖着頭，不住的念着文天祥的正氣歌。念到那激昂之處，不禁高聲朗誦。尤其是那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何足論？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」！這時得意之極，大聲疾呼，連前面船頭上撐篙的船伙，都聽得清清楚楚。由河口開船起，一直船在廣信靠了岸，他見岸上的商民，還是照樣的貿易往來，不像是兵臨城下的樣子，這才放寬一半心，不念正氣歌了。

（未完）